

强军文化视野中 军事文学的责任担当 与本色坚守

□孔立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军队因使命而存在，军人因使命而彰显价值。作为为强军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的军事文学，本身就要有一种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就是要释放一种精神的崇高和信仰的纯粹。在强军文化视野中，军旅作家拥有特殊的责任担当与本色坚守，应当更加自觉地走在时代前列，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主旋律，创作出更多与军队变革足迹共振的好作品。

唤醒危机意识是军旅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文学与时代是分不开的，军事文学更有着以时代为己任的文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中国梦”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观，振兴中华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永恒主题。同时，“中国梦”也是和平之梦，但和平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力为后盾的，只有建强军队，才能守护和平。中国

人历来向往天下太平，因为历史上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动荡。中国人忘不了因为国穷兵弱遭人欺凌的沉痛历史，如果忘记历史，那是十分危险的。当今世界战乱纷争不断，我国的周边地区频频出现不和谐之音，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周边的军事安全压力逐渐加大，我国的领土权益面临严重挑战。作家徐贵祥在长篇小说《仰角》中写道：“事实上，战争一天也没有离开我们，只不过它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暗中进行的罢了。”而《明天战争》这一观点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实际上我们只看书名就体会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指向性，小说虽然正面写战争的笔墨并不多，但那种危急、紧迫、全新的明天战争的氛围还是四散弥漫，催人警醒。徐贵祥的《马上天下》对战争本身进行了“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的哲学与艺术解读。作家为什么要写战争？《马上天下》主人公陈秋石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所以我才学会了打仗！”中国人具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和“大一统”的国家理念，“统一”的意识就像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在中国人的头脑里一代一代扎下了根。正因为如此，以国家民族至上为核心理念的家国思想，历来是中华儿女亘古不变的精神皈依。徐贵祥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历史的，看似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故事，实则是一代人或是几代人的故事，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正如《八月桂花遍地开》“写在后面”中说的，希望读者从这部作品中“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民族；了解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自己；了解在那场战争中作战双方的状态，了解在战争背后两个民族的文化较量”。他希望读者从抗战胜利的过程，看到我们民族的自豪与自信，看到浇铸民族坚强性格的希望之光。作家张慧敏的小说《回家》，通过描述国民党军队溃退台湾以及台湾老兵六十年的生活情状，写战乱、死亡、离别、思念、故土、归根。小说以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主人公高秉

涵一个人的苦难，折射出了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苦难。几十万台湾老兵及其大陆亲人的悲欢离合，去台老兵劫波渡尽的生命历程及其悲凉坚贞的乡愁，是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不能被遗忘的沉重情怀。《回家》写出了中华民族六十多年的心头之痛，写出了平民百姓对和平的向往，对国家民族团结统一的真切期盼，不由得引发人们深刻思考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温亚军的长篇小说《西风烈》，在历史场景中展现分裂动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谱写了清朝末期爱国将领左宗棠、刘锦棠、曾纪泽等一批刚烈志士平定新疆叛乱的壮烈雄歌，作家对历史真相进行了深入探究，浸透着浓重的爱国主义情怀。作家描写战争，思考战争中人的智慧、道德、行为等本质问题，其实最终还是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来表达人类心底的愿望，那就是和平。当下军旅作家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思考，对战略战术的极大热情，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清醒认识和严重关切，无不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省意识。军旅新锐作家冯骥的小说《我雷了》，自始至终让人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气息。从中国远征军为打通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慷慨赴死，到对越自卫反击战抗战勇士的浴血重生，再到“80后”士兵在边境缉毒作战中的英勇顽强，三代中国军人为守卫祖国的疆土尽显忠诚。战争留下来的“雷场”触目惊心地存在着，并且随时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引爆，和平年代的士兵雷鸣，从三个经历战争的戍边老兵那里，间接感受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直接参与了“我走出的每一步都事关生死，我的每一步都是整个人生”的边境作战，从而真实体悟到了士兵的价值与责任。

彰显信仰之美是军旅作家特殊的本色要求。军事文学创作必须要坚持精神书写，坚守红色文学传统，占据主流文化高地，传递强军兴军正能量。《孙子兵法》开篇首句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军是中国

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正是因为广大官兵忠诚于党，赢得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智慧、勇气和力量，我军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王树增是个有着历史担当的作家，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读懂历史，他的“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解放战争》，用今天的目光审视昨天的战争，进而思考共和国壮丽诞生的史诗，在带领读者回眸那场战争的同时，也引导着大家用今天的眼光回望新中国诞生的艰难历程，从中体会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和忠贞信仰。在王树增的作品《长征》中，他写红军宣传员在对农民做革命宣传时讲道：“你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牛马，你们也可以做一个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你们跟着红军这杆旗帜走，去铲平世界上的一切不公道。”同样是写长征，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久辛则以诗歌的艺术之美呈现了这个宏大的历史史实，他的长诗《大地奋歌》以客观理性的视角，重新思考由共产党人开创的长征伟业，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筑碑。他把长征精神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生动地展现了敌我双方精神层面的较量，凸显了作为民族利益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成长，在民族解放的征途上日益成熟，在这些民族优秀分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坚定信仰。“怕死就不当红军！我们是为了主义，生是为了主义，死还是为了主义。我经受了伤痛就是为了你们幸福。”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李文英的这段话掷地有声。张春燕的报告文学《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从最本真的人性中寻求信仰的力量。信仰就是西路军最后女战士心中的太阳，她们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苦难与世间沧桑，但始终不忘初心，恪守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这种对理想与信念的坚守，既指引了她们自己的人生之路，也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巨大而久远的启迪。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的张普景，在人

物塑造上某程度比梁大牙还要成功，他那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忠贞、对党组织的忠诚、对真理的膜拜，即使“左”得不近人情，但符合历史真实，也不由得让人心生敬畏。石钟山的“天下”系列，既符合中华文化的人伦理念，更有一种超越亲情的信仰之美。《天下父母》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完成组织交给的重任，主人公从战士变成“父亲”，为掩护烈士遗孤，他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全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幸福，在朝鲜战场上，父亲目睹亲生儿子死在眼前。《天下兄弟》围绕20世纪60年代一对孪生兄弟从分别、重逢到相认的故事，展现了兄弟之间感天动地的同胞深情，同时也充分展现中国男人对理想主义的不懈追求。石钟山的作品《残枪》中，主人公杨槐面对最直接最现实的官位、银圆等诱惑不为所动。《马上天下》中陈秋石蒙冤屈时处之淡然，从未动摇对党的信仰。麦家的谍战小说《暗算》《风声》《风语》中，主人公不惜失去亲情、爱情、尊严甚至生命，始终忠贞不渝，不改对党的赤胆忠心。徐贵祥的《特务连》、冯骥的《火蓝刀锋》、海军作家郭富文的《女子陆战队》，不约而同地写了特种兵，写了特种兵对使命的忠贞和对党的忠诚。刘猛的已改编为电视剧《我是特种兵》的原著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以及武警作家王霞的长篇小说《家国天下》，无不弘扬了现当代军人的忠诚于党的壮志豪情。从这些军事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烈气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价值担当、“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的忧患意识，更看到了中国军人铁心向党永不失“魂”的忠贞信念。

讴歌军人血性是军旅作家天然的人文情怀。革命英雄主义是军事文学创作的精神底色，军旅作家就是要歌颂英雄壮举，弘扬战斗精神，触及思想灵魂，激发壮志豪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每一个

中国人懂得自己肩负的国家责任。强国的重要支撑是强军，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拓展、面临战略遏制和防范压力持续增大、世界新军事变革加快推进的趋势下，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军人为国家利益和尊严而战，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风骨。陶纯、陈怀国的长篇纪实文学《国家命运》，自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写起，一直写到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升天，作品回眸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在曲折生动历史的回溯、栩栩如生的人物勾勒、感人肺腑的场景描绘中，凸显了科学家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部民族奋斗与崛起的悲壮史诗。裘山山的长篇纪实文学《遥远的天堂》，算得上是著名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的姊妹篇，两代军人的故事虽然不同，但无不都在传承边防军人的爱国情怀，展现视如生命的军人荣誉，体悟士兵的价值与担当。最近几年，一些军旅长篇小说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主旨上，都集体无意识地展现出一种国家民族至上的责任意识。这从表面上看感觉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但实质上却是与当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更与军旅作家天然责任感密不可分。英雄，是与国家的概念密切相连的。石钟山的《中国血》，揭开了十万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神秘面纱，他们为抵御外寇血洒异域，即使今天的缅北丛林，仍然飘荡着他们迷途的孤魂。中国士兵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即使无任何生还希望，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未被泯灭的良知，他们骨子里流着中国的血脉，向往着大豆高粱的家乡。军人为荣誉而战，就是为国家利益和尊严而战。“如果我们死了，我们的魂将永远守护祖国的疆土！”在冯骥的小说《特警犬王》中，一代犬王与中国特警用尊严与热血雕刻了中国军人的忠心与伟岸。“你们只有两种可能暴露在月光下，一种是完成任务后返回部队，另一种就是你们的尸

体慢慢浮出海面！”在《火蓝刀锋》中，作家以生命、热血、刀锋的形式，迸放了新一代海军侦察兵的激情与光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这个问题上，军旅作家特有的强军情怀，释放出来的是一种崇高精神。这种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应该具有的崇高精神，为我们伟大的民族，为当今变革前行的伟大时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和情感动力。

不可否认，当前的军事文学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除少数精品力作之外，大部分军事文学作品没有重量，缺乏深度。军事文学写作虽不主张主题先行，但一定要有主题意识，即“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一些作家包括不少知名作家，受名利思想影响，为了拍戏写小说，把军事小说写成影视文学剧本前期，大量的人物对话直接可以用于剧本台词。作品过于注重戏剧性而忽略文学性，虽然故事精彩，悬念重重，但缺乏思想深度，没有厚重感。读者感受到的是吃快餐，看故事会，读完即结束，没有回味，产生不了思考。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类小说一看就假，故事与生活完全两张皮，与读者产生不了共鸣，只能看看热闹，感受一下作者编故事的水平。作家为了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而编故事，为了编故事而编故事，连作家自己都没把它当经典写，这样的作品怎么能立得住？一些动辄以“战”字开头的所谓军事小说，尤其是不少军事网络小说，为了赚点击率，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穿越什么虚拟什么玄幻，借军事文学之名，行言情、暴力甚至是色情之实，名字起得超级铁血，内容却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严重脱离历史真实，语言更是毫无节制，放纵不拘，汪洋恣肆，着实让人不敢恭维。这些粗制滥造的所谓军事小说，无形中损伤了军事文学应有的名誉与尊严。更有一些年轻作家，根本不看重军事文学的社会功能性，站立点低，格局打不开，只顾低头写作，哪管路在何方，一写就是如何来当

的兵，如何当新兵当老兵，或者也可以换成军校学员，把自己的一部当兵史写得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东拉西扯，类似的长篇不在少数。这些流水账似的所谓军事小说初学者写写也就罢了，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也来凑热闹就让人汗颜了。一些军旅作家根本不去管作品的文学品相和品格，书名起得花里胡哨，简介吹得神乎其神，可一读起来却让人大失所望。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解决好军事文学最根本的“为谁写”“写什么”的问题，不能用历史的及发展的眼光面对和突破军事文学的创作转向。离经叛道脱离现实不可能出经典，没有责任意识缺乏对军队对军人的热忱不可能出精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伪军事题材都不可能占据军事文学主阵地。

当然，军事文学也要尽量避免过于主题化，也就是搞所谓的主题先行。当下有些军旅作家尤其是诗人作家，满嘴的忧国忧民，这个当然没有问题，甚至值得敬重，但体现在作品上还是要把握应有的语言含蓄和文字美感，不能一上来就是口号上的教化、喋喋不休的自我独白和大呼小叫，让人根本感受不到诗歌应有的意象、意境和意蕴。这样的诗让读者怎么能读得下去，更可悲的是作家自己却浑然不觉，孤芳自赏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在典型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当下军事文学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历史的天空》等中外军事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人物形象在战争的大背景下被写活了，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不刻意拔高。正是这些鲜活的典型人物让作品有了生命，是人物命运牵动了读者心灵，引发共鸣与哲思。而当下的一些军事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严重地脸谱化或者公式化，重复模仿无处不在。一写战争年代的指挥员，主人公的性格基本上就是《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一写当下的基层战士，差不多就是《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翻版，缺乏独创性和新

鲜感，让人似曾相识，不忍卒读。更有甚者，一些打着红色文学旗号的军事小说，不是塑造人物而是戏说英雄。这些所谓的英雄无所不能，枪打不死，刀砍不死，一个人对付一群鬼子也是游刃有余，任何情况下都能吉人天相化险为夷。这些英雄往往长相英俊，身边不乏美女随时为之牺牲，有时甚至是敌方的美女，全然失去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和文学本身的严肃性。这些缺乏应有生活底色的人物形象，怎么可能走进当代文学艺术画廊？文学作品这些虚假英雄或者江湖英雄的频繁出现，淡化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真正英雄发自内心的敬畏，甚至在精神层面产生一种可怕的迷失。如果不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和规则，不戒除浮躁之气及名利之心，用主观臆想取代亲身体验，靠网络信息取代生活积累，肯定难以走进火热的军营，难以走进官兵的内心世界，当然也就很难创作出官兵们喜爱的有分量的军事文学作品。

军事文学是我军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军事文学作品中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沉重忧思和深邃思考，体现了“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但是，军事文学滞后于强军实践的现状还客观存在，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少之又少，军事文学创作之路还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形势下军事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在强军文化视野中，作为军旅作家，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认清自身肩负的庄严责任，深刻把握军事文学的精神内核，高举党的旗帜，高扬中国精神，把民族魂和军魂融于一体，用文化之火熔铸强国强军的精神之魂，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强军目标的优秀作品。

责任编辑 / 刘稀元